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洞麓堂集卷五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左顒若

洞麓堂集卷五

明　尹臺　撰

辭考對說

来鴈軒辭有序

歲執徐丙月涂顧舍人獲来鴈之祥已乃帝賚優而官品進殆徵厥奇應焉先是舍人夢玄衣使者申語寤告已乃諦義諧徵適蒙符合君子謂鴈来為有知也廷卿士大夫既咸馳

騁文篇侈異之尹子乃訓述以辭欲風令考祥於視履云辭曰翩其異哉鴈胡来兮超鶩玄漠徑紫臺兮矯翼萬里迅八垠兮凌其窮廓孰爾馴兮繫靈化之播物羌受氣其有常亶兹鳥之肇類厥禀質乎貞陽進有序兮遵禮出應節兮知時背寒冬兮南渚赴暖春兮北陲排雲墟以迴沓息水澤而容與荻遐舉其疇招邈辭朋而別侶頓蹼趾兮翹跱肅貟吭其孅揚戢珍羽兮来思穆尚君兮軒堂軒堂兮廓可循仰太微兮麗鉤陳窈靚深兮閑敞宏敞重宇兮軼高椈軒之人兮

練姱握形琯兮侍黄麻出有徒入有史展帝制兮承華
祇書藝兮帝嘉悦飫天庖兮襲芬烈崇垣兮禁署踐清
華兮歷仙闥鴈胡來兮倘徉體佚豫兮娱哉康衢景福
兮翔吐宛踆蹀兮潛發爾祥嗟鴈之來兮洵美有儀厥
兆匪麗兮我夢訊之氣類感兮禽鳥先知善則有徵兮
福宜遠而軒之人兮宜修揄爾能兮攄猷矢貞心兮恒
抱庶陽德兮允道德之遵兮善殖昭罷綏兮百祉得鴈
之來兮以效靈于昏樂兮况極

木洞松楸辭 有序

於戲世有悲不可以永言傷不可以終極無所於託託之俛仰升降之間以㫖宣其湮鬱此詩人所以興陟岵之歎動匪莪之思也矧丘墓之懐尤人所不能已者耶余感燕崖子木洞松楸之述為作辭道引其志亦余之盡哀固同云爾山幽幽兮無人又浚阻兮路絶宛曲術兮中紆歷長阡兮窈折並崔嵬兮騁望陟陵嶺兮延崇岡眇空閴兮遥睇踽獨行兮莫知余傷山蒼蒼兮多木

松若楸兮亘阜彌谷隱墓門兮蔽虧上有吟猿兮下有
哀鵠伊墓側兮廬中悄余處兮心忡忡嗟歲月兮不與
感霜露兮行蹤悵汎瀾兮涕下息中林兮縶余馬整素
冠兮紛屢拜奠桂肴兮椒醑覩層谷兮巑岏步石流兮
濺濺悲隧舍兮焉覿穆履舄兮閟重泉仰白日兮西逝
喟皇天兮莫告余意攬朝采兮陽崖撫夕景兮陰隧月
慘慘兮魂營營痛悅邈兮哀沉寘搶懷思兮安極細摧
邑兮心怦重曰空山偃蹇松楸愁泣雲訴雨無春秋有

懷二人令馬求攀援墓樹聊淹留於戲此恨長悠悠

黃鍾考論　館課

夫律呂之制遠矣其詳不可聞矣論者求其聲數本然未有不察之黃鍾管度而能定者也傳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又曰六中之色也名曰黃鍾所以冥養六氣九德也夫中聲者天地之元聲也律呂本天地中聲以出樂數必起於黃鍾其數定然後其聲應故古之神瞽考法而量之以制則六氣

九德冥養不息可以導宣德和流通造化協神人之紀矣故黃鍾分數節氣序實陰陽十一律之所受寓造化本源昭律呂權輿幾微動應莫不於是乎察之其失不能以毫釐其違者千里故黃鍾之凖十一律譬立臬以觀日景也數定而聲應樂道不難矣昔者先王之用樂也通於上下以為不可一日離悖故家授而人習之歷世久遠其傳不廢秦併天下始烹滅先王之籍鄭衛施朝廷而雅樂音絶漢繼承之儒者無通貫之學遺文間

見於往記者莫或講行宗廟樂典秉之伶優武帝時延年以協律進樂葢可知已自是以後世主徒慕古樂之名學士大夫雖偃然事論說然卒無能采復其一二者其故在黄鍾分數不盡諧乎古度也夫天地造化萬物始乎無而出乎有氣實形之萬物以氣相形不能無聲氣行有節度不能無數夫氣以聲出聲以數紀故黄鍾聲數取諸天地之首氣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樂志曰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

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繇此言之非大治之世不能臻之矣故四序調和萬物咸得然後裁管以候氣則元聲可動於律故伶倫之截竹當黄帝之時也聖王迹熄化不洽流天地之風氣戾而元聲泯後儒制律又法不因乎數數不本乎節度之自然徒取己意為成師剽括附會各徇其說遂嘐然矜詡以為不可易之法以求樂之協和不已難乎惟今聖天子治化作新萬方協中和之極所謂風氣正而律法可定端在兹時矣求天地之元

聲建律吕之本原考諸家之異同察黄鍾之分度誠令
日上務愚以歷代傳述漢最近古雖雅樂失復而遺文
固在足依據今姑按其數首黄鍾之宫以概諸律具畧
言之其故法則太常探推可考云律書曰黄鍾長八寸
十分一志曰九寸索隱曰律九九八十一故曰八寸十
一分曰九寸者寸以九分成也合言之其長八十有一
分也月令注曰凡律空圍九分言凡律者黄鍾例餘律
也志曰終天之數八十一以天地合數乘之得八百一

十分夫天地之數始一而成十故河圖準焉易曰天數五地數五則十者天地之合數也夫律倚純陽立數窮九故九九者終天之數也計律之空圍而積其長所謂合數乘焉得八百一十分者也繇是三分損益之歷十二辰之數其積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有奇則黃鍾一宮數之當十一律畸盈贅虧之分合也易曰三分損益之也律書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所以生十二律之度積十二辰之實權輿

終始備矣是故自黃鍾積數求之則起子一至亥而六陽辰盡分寸絲毫釐之法可以計十一律之積實也自黃鍾生數求之則起子一至亥而六陽辰生下皆三分本律損一六陰辰生上皆三分本律增一可以計十二律之生鍾也絫是隨其全半以生變律之法因其高下以妙出均之度則七律間見以成倫六十調無弗協者焉五音推盪以成變八十四調無弗諧者焉記曰五音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淮南子曰一律而五音十二律

而六十音斯其周旋始終妙應不窮固洋洋乎黄鍾之宫變矣神哉微哉微哉神哉尹生曰愚讀漢律書樂志而得樂之畧焉後世律家者流其說無以離此然能明之者寡矣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夫義之難知故樂道之難致也非敦德迪性者不能契其實非妙悟神解者不能察其微斯后夔公旦之獨至哉後世孔明敬與德性近之阮咸杜荀勗解悟庶幾焉惜乎其難全又皆不承大治之世宜古樂之靡興邪律說周語傳伶州

鳩氏漢後言者多殊然稍備于宋蔡氏

巧拙對 館課

客問尹生曰世言巧拙異論其數可究稱與吾聞巧負多能拙受其成負能煩慮受成寡嬰煩慮者智耗寡嬰者神全若是則巧不自盈拙乃旼旼以安存耶尹生曰噫嚱若客之云巧拙非吾所前聞也夫巧拙受數唯術之使棄巧完拙物乃無觧昔在邃古黎民蠢闇羣居食飲不知昏旦是曰倥侗顓惽巧拙靡興積其真樸人類

乃臻於是聖皇肇作化火範金教民技藝百巧萌生然婾窳藏乎胚渾琱琢隱而未形迨乎中古肢㑀附體玄黄炳文機師僉習械匠紛綸於是山罍蓋乎坏污鏤簋越於土型錯黼黻以代皮卉列榱題而易橧營元風漸邈巧態爭陳爾時姦詭㪅畔神人失紀謀詐用作兵戈繇起蚩旗張於阪泉共柱折於濛汜聖人乃迓以素質修以玄嘿剔劌偽蠧使民順則然術卮漏而莫苴智隧開而疇窒羣欺吪㷸百舛喙息故曰毋鑿其牖鬼神莫

守毋鑽其隟造化𡨋洩斯不亦巧者之敝與而客胡為乎多巧讓拙哉客曰不然上古之時氣化絪緼物未昭晰道未剖明豈欲遺巧智以滑湣邪葢聖王之不前生也是故結繩不賢於書契毛血不貴於鼎俎今子獨是拙而非巧嗤後世而援往古不幾於謬衆之語夫尹生曰噫嚱客徒觀上世之蹄滥曾未睹今日之尾閭也吾為子言之昔者周衰道缺七雄咆㘚兵連禍結六合離渙朝衡莫從前蹶後竄譎詭殄互出國是迷眩於是謀夫

挾議以干進辯士吐舌而希盼故有抵禁觸冒郤窾而動中其佻巧矣然殲僇慘於九寓膏血塗乎八埏生民之受毒不可以殫言也秦斃項誅漢阨莽篡三國鼎沸五胡雲亂接乎隋唐昏塞相盪英雄鼓烈蒸黎為炭率巧者倡其孼拙者蒙其患然巧或受梏於刑拙或遯害而全身巧或穽機以自阽拙或背刃而不堪故曰陲輪之剞劂繇此言之巧拙之形可照已而世奚利乎巧智之營哉矧今皇澤宣洽幅圓晏謐羣方億醜併劑共貿

游於巖廊之上者諳化以生調躡於藪莽之下者跤武而順迹雖聖神復世無所參其靈智之出入矣故巧既持而莫用拙乃守而常逸令客病余是拙非巧而未詳旨要之歸極則恐慕涓曠清徵失竽瑟之濫音思良造絕技忌詭遇之徇禽嵬瑣憰幻之徒孰不擿巧挾異羣譎儌以相剽擅也且夫木鳶能命獨飛棘猴可使自戲楮葉奪宋人之工畫蟲駭楚令之脉千秘百詭咸出人慧苟内刳誰殫其技而况權握勢附進取印跂巧便揄

身貴賤挺計員轉當路者跳丸不足以比捷僂要術者推轂不足以喻是故攘攘八區孰拙其趨端委縉綖巧利是覷上者翼宸佐揚天衢下者從輿隷伺門樞拳曲乎磬跽之室唅呩乎夸呲之塗斯誠世巧之通務羣慕之悅愉者矣比夫嗒守寂寞塊焉甘拙神潛無營之舍心憺靡競之域捐衆志之所傾操罕漫以為尺不猶偃仰嫗姁慠然自佚也哉而客奚擇於斯二者與於是客乃惝怳失色縮顏屏息請謝前慕之巧期終守一拙

枕易道人對

有玉室掌記問於金門内史曰抑嘗知漳洹之間開國曰趙有賢大王矣乎尊德以敬身悅道而忘勢其治性也喜愠不形於色其居位也寵利不入其志以尺壁寸珠寳四方之賢豪以虛舟飄瓦輕千乘之崇貴乃獨潛心象繇之學游情編章之文睠耆年之既艾就究繹以彌勤至抑損大國之美號揭枕易之扁于軒櫳契參同於往聖慨然慕古有道之玄風而夫子其許之乎内史曰

唯唯夫耳快金絲目炫藻龍縱公甲乙之館娛意清華之宮則王者之至樂矣遺經獨抱呫嗶是誦下帷絕一園之窺閉戶求三冬之同此盖生儒之緒業曲士之所重然或仡仡窮年不得其入者衆矣而王惡乎其慕之且夫崇臺邃閣孰與翟茨之僻陋純繒纖綺孰與毳褐之敝垢彼安禁邸之靚逸而欲效寒生之競厲索晝前之容授鈎圖外之隱義殆恐當年莫究其說白首弗通其意而王豈竟之乎掌記曰不然夫上哲遺軒冕之榮

而愚士為之疾首達賢折幽眇之論而經師為之結舌故要言非聚訟之可議至拔豈專門之能業夫易肇前用於元古啟天地之苞符洛龜既準其數河馬亦應其圖故列卦陳爻託造化以開始經陽緯陰假神聖而宣秘觀其象變則四時之屈伸可察玩其辭占則萬事之得失已備是以聖王探羲文之指輿別周孔之情例擿思形體之表觀顚有無之際夫然後知易之為至也由是默識乾坤之變化潛通始復之幾微謙以居高盈滿

必防乎敧罷損以治過忿慾若蹈乎虞機肅臨覲於朝寢正咸恒於宮闈積小高大體山水之必升永終知敝慎雷澤之同歸其諸一話一言有猷有為雖百慮而殊塗必變易以從時故枕易之屬義代銘盤之自新視彼挾燾土苴茅之富怙剪圭分玉之親侈冒物理惱汩義倫或恣睢以戲禮或暴虐以失仁若前史之所載述後賢之所譏陳奚啻蚖蜓之慕應龍鼷鼯之覷祥麟矣乎内史曰信噫允乎賢王之有聞於天下也殆累積於成

學夫豈譽問之可獵致觀夫知來藏往神易之方體難名顯微闡幽聖辭之精微旁肆而非寢興攸存寤寐弗墜固難可辨説之强裁因問扣以通類也枕易之義夫豈膚窺之可懸企歟且今六乘御天庶物忻遂雲行雨施天下平乂而王之嗜古弗追過楚元之多材修學能通似河間之博肆善樂踰東平之素尚楷法優北海之殊藝宜其作東藩之褱領綴中土之旒系豈必若沛獻妙京氏之占陳思擅鄴都之製然後昭粹美於今兹侈

哲名於後世乎矧易數始衍既得五十於中維引而伸焉遂合萬有千百以寄令王秋應乎大衍矣欲翊我明無競之基將俾屏翰皇家則必引伸其壽以作羣藩百辟之儆師其又可窮計乎於是掌記𩕄然起曰美哉夫子之言至矣微但發枕易之邃閫實足徵好德之錫祉爰受其旨以告御事

袍陂渡義舟銘有序

烏虖自余觀水梁之闕政也而先王通濟之法微矣古

者川澤之間有梁益通天下之濟以時民利也周禮合方氏掌達道路於四方津梁屬之是已荀卿子曰修隄梁安水藏者司空事也夫隄梁不修而水藏失其固民於是有沈汨昏墊之患入川澤而逢怪物者甚哉先王之法徹而司空之政闕也鄭之溱洧也子產以乘輿濟彼一國大夫得子產之賢先王通濟之法曷以不行焉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傷子產之不善濟也舟之不乘輿也猶幾乎先王之意與詩曰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夫

舟也者利不通者也川澤之不梁也通濟之法莫利乎舟矣故曰猶幾乎先王之意也噫嘻余獨惜子產之賢不及是而有取乎令之利人於舟以為濟者吾永新去郭之南五里江堰瀦洄洑行溢相軋時雨大漼山溪騰漫兩崖溪沒脛者至不可尋丈行旋御漁獵蘇採去往入出之必經也次且盱顧蹢躅焉者日不下數什伯甚者桴筏顛沒與波上下庠士龍子汝政家於地私恒呃吒焉室劉諷曰吾聞君子不以躬嬴利惡不通於衆且

完物興濟義之所急也子勉哉吾力以助子又曰苟利之毋庸弛於旦夕盍爲永久乎甫越月劉疾竟没龍子哀内德之弗章也仁助之先世也修其志用列於不刊爰鳩力度材僦事不日以竣又取劉墓食之田若干石畀諸圓山寺僧俾世守勿失曰其與田敝乎鄉之人曰義舉哉通利而克永夫龍子之義善固劉之德言也宜假辭謁工勒而銘之不忘洞子曰余嘗出縣南野睹水之艱涉曰濟哉濟哉孰其利是哉故於龍子之義特序

著詳焉語曰一夫役力千夫安利善功少而施博也又
曰出有以利人得所利爲難而行之且遠尤難於龍子
之難余抑以難於劉龍子名廷貢劉故御史大夫揚休
公之子銘曰湯湯義潭一水汜流乃泊于岸維龍之湫
其沃萬畝陂𪓟厥源靈泉下韞衆委來夻維邑西南玆
其津要嘽嘽烝徒則胥于道車馬孔殷庶塗競出上瀑
下淳曾不懐惕孰軫斯𤊺於戲哲士彼婉淑女大夫之
子相諆相毖倉兄棘且曰余不食没言是諏矢力協工

濟厥行梁爰度於田在墓之陽以粒以乂以世其利毋俾裀衣或戒中敝繄爾來者盍覿乃成人亦有言靡小不京孰云匪大不思其濟後克有作徵我銘敘

樂閑軒説

夫有生之理互代於不窮是故動靜相擾而性違焉人有真閒者邪物感之欲交戰於無已是故愛惡相嬰而情拂焉人有真樂乎閑者邪然則樂閑之云其乃離性情之膠嬰擾之累超然不與世同其趨歟抑閑與樂之

云其究不出性情之有也聞之君子天下有真樂者因
情之用而樂無入不豫矣有真能閒者順性之常而閒
無在不得矣噫嘻吾求四方其庶幾斯人之儔者鮮夫
乃令則知大判之南昔常有曰樂閒公者云公歿令垂
三十年鄉之人猶藉藉稱之其孫柱史龍洲君始列其
行事以傳余讀甬川漁石二先生記歎公雖不可復作
迹其志非所謂真能樂乎閒者邪非順性因情不膠嬰
擾之累趯然與世殊趨者邪是其身與名殆泊乎不知

其既隱而鄉之人之久稱固真之不可以已哉或曰審如是公且忘性情於樂與閒也惡識所謂真惡睹所謂因與順噫嘻有是哉吾弗能知矣公所居之軒舊存軒以樂閒名者柱史君修之以志弗泯余為之說

述艾陵子平怨帙

莊周有言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斯喻也殆近道之語夫余謂平怨帙知艾陵子之有道於是也或曰何居乎停水之無動也平之至

也是心之體有弗象之乎順此以應物弗平鮮矣夫弗平者欲惡膠而情偽感德怨因之以起則內無以保之而外益蕩其平也遠焉艾陵子幼而恂和長而慕道其堅忍自克之力能使陵暴不攖其懷以此信友而稱其鄉故其為政於我邑也悶悶以尸之由由以聽之蘄與民泯欲惡之端屏情偽之辨德邪怨邪茫乎無以適我也平之出也夫而民猶訏訏然哆其喙艾陵子旅遯期年曾無幾微懟懟於色愁於聲乃獨支頤據槁洩其情於

詩近不聞一言怨所謂平之至而可以為法者非歟或曰艾陵子之能平也惡覩其有得於是也曰停水之無動也心之體也或撓而波焉德怨之為累也應失其平內弗保而外蕩也故君子正已無求怨不作於身矣處躬以厚怨不及於人矣艾陵子不聞一言怨由其道也乎夫由其道而有常平之體也孰累焉以此應物弗平鮮矣信哉艾陵子之既得於是也艾陵子之詩余弗論論其所以平怨之道亦艾陵子之志也

劉氏所藏先世出使卷引

古者君有遺於臣則工史歌詩以勞之令四牡皇華之篇之類是已臣有能於君則卿士作詩以美之令崧高蒸民之篇之類是已夫使者承君遣而以其能效者也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士而能是則工史勞之卿士美之豈足為過也春秋列國棄違先王之典禮至多然使臣往來其言語猶訓之策書國君卿大夫受而饗焉每每賦詩相嘉美繹其辭情使人感動邑

悦使之見重於當時與其時上下能交成以禮如此古陳詩以觀推義蓋不虛與近世使之出遣者歌詩相勞之意既無聞而所至之方僚吏或為之篇章互贈稱揄以大其事則猶庶幾孔碩清風之遺焉然近數十年來往哲風義既微故慕效之者亦殊少以是知古今人不相及不獨一事為然乃今於同年劉比部可全家獲覽是卷因慨然念前輩之篤厚也是卷乃比部曾大父行人公使秦日陜諸藩臬大夫為文詩以序贈其行者其

時在英皇帝嗣統十年上方恭巳盈成海内無閧爭竊
發之事四夷序職貢而土木之禍未興也遠近和樂士
大夫動以詩歌相流尚友道之存因之具著其後荐更
多故在位者戚然靡他遑則斯義寖衰矣乃今士相承
於媮昵前輩風誼益遠故雖治平無事興於是義者殆
鮮巳余是以不能無慨然云卷詩凡若干首倡之者郡
先哲大司寇劉公廣衡時為陝按察副使序之者御史
中丞四明張公楷時為僉事劉公清節偉才振一時而

張公亦以能詩負大名持行復耿介絕俗觀一時所交如是可以知行人矣比部重先世之遺於斯卷寶之甚至間索余引一言余因書所感念者以復而歸之

安成劉氏祠堂講論語子張問行一章

昔子張在聖門才高意廣行務為苟難故始之問達繼之問行蓋但汲汲欲行之無不得而不知反求諸身以致自修之實故曾子嘗病其難與為仁則所學斷可識矣夫子之教之也可不謂對證之瞑眩乎且達與行豈

强襲人情以為得者盈天地間一感應之自然故天命流行物與無妄其本皆實理所自出不容以一毫僞妄雜之故君子反身以致自修之實其要不越言行之間而感應之效自因之以不匱焉故以天命實理宣之於言而為忠信則言之出可加乎民而言為有物矣以天命實理措之於行而為篤敬則行之發可見乎遠而行為有常矣言有物而行有常則自家而施之國以及乎天下感應流通何所往之不達何所施之不能行夫豈

先有所期必而後能獲之也哉子張不知致力於是而呫呫然惟達與行之問謂之知本可乎故夫子始旣以質直好義察言觀色之類告之葢牖以感應之先要至此則又約之忠信篤敬之二語使致言行之實修則才高意廣與苟難之可悅者至此皆茫然自無湊泊夫然後知達行爲感應之自然要之不出天命流行之實理而忠信篤敬之在言行殆無一時可違於日用之間者斯須去之則言無物而行無常一身且不可頓放何有

於達與行邪故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所謂千里之外應之無間乎蠻貊之遠者而況於其近乎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所謂千里之外違之無擇乎州里之近者而況於其遠蓋蠻貊此感應天命實理出之為忠信篤敬者其行不以遠近而或窒故君子致其言行之實修無遠近無人已凡行與達皆誠之不可揜者夫豈待強之而後致與雖然是忠信篤敬人人若皆可知與能而充之則有聖人所不能盡者故

君子忠信修辭法乾行以厲德業而終日對越在天之學日孳孳不容已焉篤恭不顯謹獨知以存天載之神而懐明德不大聲色之學日孳孳不容已焉葢庸言庸德在常人所易視而聖人顧每嘆其未能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茲伊尹所為顧諟天之明命而顔淵見聖道於博約之際所立而有欲從之而末由也子張葢聞言至是始忽有悟斂其高才廣意而黜所悦苟難之行惴然信慕夫子之告戒特書之於其

紳焉抑可謂善喻而知所請事者矣異時不失為聖門
高弟未必非斯教啟之也吾獨怪二氏之學接興於世
言務偏周法界而無忠信以主之故外倫理而莫或有
察行務窮極高虛而無篤敬以出之故終身沒溺異見
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乃今之學者往往掇其緒餘崇
飾恢廓傲詭之論以汩混吾聖人微指使始學貿貿焉
迷所從入由是言恣肆而行乖僻亂倫常隳典法遺禍
於風教實大吾友師泉郡丞久學於陽明先生之門得

其良知密訓以教家而風廸乎四方不佘鄙昧設賔座
公祠之堂索一言以亶告族之多士夫家難而天下易
古不有是語邪師泉讓所難以託諸不類余何力之能
為佐者盍聞易著家人之象首歸重君子之言行夫子
翼中孚九二爻義又惓惓焉即居室以考千里之違應
皆原本樞機為動用師泉以學教家無所取足於是而
止與劉氏才俊之盛在郡邑推甲乙其高才廣意悦苟
難以自振拔一時得無若堂堂之張負賢智之能過人

以槩於道斐然猶或未之有裁與詩稱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易云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諸君儻不靳良玉自攻則余願效他山之石以相切磋於斯義庶幾不患聖學之難致力也夫

述訓示姪定民赴汀幕

仲尼稱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程子繹其訓以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已吾每誦其言而悲之私嘆古今人仕學相懸之辨其究盡於此數言矣夫學

志於為人固不可以言學仕茍蘄乎為已則棄其學以日謀徇乎外何弗至焉吾家世學相承汝祖汝父從事仲尼程子之訓以仕學教朂汝後人凡治已處物載之心行惟恐一戾古人而沉汩今時人之習尚乃汝所熟聞知者吾平心私愧為已之學未能有之身從仕以來沾沾以為人自勉庶幾求所謂民不失望之道不敢以謀已之心中懐今汝占仕方始一命之士莫不有行道濟物之責尚念乃祖父訓遺旦夕思古今人仕學所以

相懸之辨凢生之心以出之政必兢兢焉以上世教指自懋惕必期無忝爾所生則小大各成其仕學吾與汝奚過求哉夫學不為人斯仕可不至為已能以為已為學則仕之能為人有不待勸而後興起二者間不容髮而其人品之相遠也霄壤於戲其可不深思而慎念也夫

丁丑八月三日示從孫宏讓

學以已心為嚴師此先賢誨人要切語詩稱不顯亦臨易

言無有師保如臨父母雖未易爲汝輩始學者道然學者立心之始苟不以是常存之顧視間則後學欲少有得於已難矣葢此心頃刻不以嚴師自對越則放逸昏惰靡所不至其遠於禽獸者幾希古訓所示操則存者操即嚴師對越之謂也孝親從兄讀書窮理餘力則以學文文其事之所餘者吾老無及於是矣思汝祖汝父棄汝之早而此扇又汝祖之遺也汝執求書吾能無所告乎葢吾少孤嘗三折肱于斯義今老猶未能忘之於

戲汝可無旦夕慎念之也哉

洞麓堂集卷五

洞麓堂集卷六

明 尹臺 撰

書 雜著

與徐東溪

不奉德音十數年以僕之積思於公知公之不能遽忘於僕也僕往以伉直誤觝後先權重陽㗋陰搆用磯宸怒幸先皇帝天地大恩雖讒誣入竟不忍置之極譴平

生道義相信之友亦復附權相傾不知今且安在乎哉自兹擯歸田隴八年閉戸不通四方之問頗得默坐澄心之驗知聖學所以異於二氏其間毫釐幾微之辨致千里懸殊之不可紀極者皆由本之不無少異耳遠荷貺教并遺所刻佳集冗憊中取燈快讀之中間開示藴奥良多第往往發揮微旨似未有大出於高禪㸃掇之外者至論三教異同則若程子本天本心之云其義卒不一及夫二氏誠與聖人之本同邪則其槌提仁義毁

棄禮樂滅天常絶倫理舉聖人之教盡斥之於無用其
千里之謬果安從生哉程伯子所云自謂窮理知化而
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偏實則外於倫理窮高
極遠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茲説豈不皆可信與公之
忠信高明自足感動四方之士況潛心經學所指述皆
透達本原其徹過高處則恐禪指之入或累之云耳辱
知既深不敢不直犯其諱匆匆妄陳非一二語可遽悉
者尚容嗣上敬具之不備

與羅念菴

逖違良覿拜奉德音諄勤示誨病憊中誦讀頓覺沉痾去體兄德學邁倫本躬行心得者垂教後學講席大振性命理學之宗舍兄其誰自愧慕道望洋然一得之識微有可陳佈者吾儒之道全體大用着著皆實中和位育步步非虛非謂可舍内而騖外亦非謂可專守靈覺之心體不假學問而直截了當自能曠然神悟也近世宗良知家者心説沸揚只緣金溪錯認孟子先立乎其

大者一語金溪所看立字謂但存此心則此理自明孟
子所謂立者以其能思也所思者心所思而得之者理
今曰心即理也但能靈覺便是聖人之道於是遂以詩
書為障閡見為外一切屏去之以求所謂靈覺者然即
實有所得亦止此心靈覺之妙耳並非所性之理也彼
釋氏者有見於心無見於性陸氏之學大率類是朱陸
異同辨者紛綸不一而又有回互兩可者究竟此是則
彼非彼是則此非奚容含糊此日陸派盛行至反有斥

朱學為異端者且比朱子為洪水猛獸者微撡其故大抵世之學者多畏難而趨易耳何也淩空駕虛之竒一語可了易於惑人故從陸者易窮理盡性至命之學積漸而成故從朱者難毋論其他即朱子之徒當時且有失傳如吕氏游氏寖入禪學没後勉齋漢卿僅足自守不再傳盡失其㫖如何王金許皆潛畔師說不止草廬一人也至訓詁詞章之儒出入口耳外馳功利故其心而不知求宜乎致虛守寂專求靈覺者得駕俗學之上

朱子亦早已斥之豈可反執此以誣紫陽主道問學之流弊哉兄主持正學究辨似是之非豈陸氏陽儒陰釋者比但屏聞見守寂静之說恐流入於禪學不揣鄙陋敬佈祈亮恕不既

上太宰羅整菴先生

臺聞古有尚論百世仰高山而懐景行嚮往於身所未至者此其人豈欲矯奇好以飾虛志嘐然於人情所不近哉彼見當時之人容未足慊其心之所慕則從而遺

思於曠代之遠抑亦是心之感竅然無古今之間故凡此興起之同夫人有之不獨豪傑㤭蕩之士為然也雖然彼以當世無是人耳誠有之則所為悅慕景行之心又宜何如而奚必沾沾然曠代之思哉臺至愚不肖每自悼其暴棄之久令犬馬之齒四十而道不知修學無所聞顧未敢遂悍然自置也見時所稱賢人君子又昧不自揆度以為未足慊其心之所慕是以盆泛鶩而不知反此其志誠可悲矣恭惟太宰公完德峻望天下人

所宗仰臺自結髮已慨然知嚮慕之攸存每誦法話言推繹其行事以為令世所悅慕而足慊者非是其人乎思庶幾一覯見竟慰平生卒無由致之耿耿之懷又二十年矣夫所謂寥然無古今之間者今或阻於地相去甚近之無難至若是徒嘐然於曠代之遠非真所謂矯奇飾虛自暴棄者之為哉念昔在京時嘗辱公惠一言之教方期藉是以得從廝下之役乃歸數年每嬰罹憂患以及於艱雖公眉誕之介殊錫之膺且未知其何幾

時况所謂平生之耿耿者邪纍然苴削感流華之易逝殆不知所以為心則所思當悠悠何極謹撰古風四首并舊所欲寄未能者具録以上非敢為佞也外馬湖君委序壽榮禄者尤鹵莽不足導揚萬一倘因覽及而賜之教則臺不世之幸矣南望箕尾神情並往伏祈為道崇厚以迓平格之福幸甚不宣

與徐相公論江南北盜情

伏自上賢秉衡政府鋭心邦家大計海内人士莫不更

相滌濯以承休德治績昭新炳焉宣弘之盛矣顧十數年來南北烽烟交横兵搆列省司農告匱歲征不免苛迫加之往昔貪殘吏遺虛閻流民窮盜作日熾而不可祛翦抑其漸靡之致然也今閩廣滇蜀間次第幸少稅息獨內地盜黨寖多猖獗若浙西鑛徒肆凶徽饒之界郴旁山猺紛掠敝郡邑諸境未上聞一議驅格其最可畏者江南北劇盜聚黨動以千數百計所盤據皆畿甸財賦要壤密邇留都根本重地漕輓運輸之襟吭也以

江北言之揚州則有史家庄邳州則有大軍營鹺徒橫行海中郡縣吏無敢訶禁甚則戕殺徼巡捽縛閫帥有司諱匿弗舉隱忍而已其在江南則蘇常沿海之隩鹺徒煽黨尤盛剽㓨官帑焚蕩民居恣行若履故常衣冠豪傑忍為逋藪積歲無敢一捕治令復聞二方之盜互相串導陰立盟誓以故贓迹易隱姦形難究其犯觸甚不細矣頃某每有諏問告者輒戒毋誦言其狀懼姦黨偵伺之衆都城中外無一非屬耳所及者相門崇峻誰

敢輒以殫聞其受門下知予最深仰悉體國忠念憂先
未萌因討曩時倭禍幸內地無興亂之氓故主兵者舉
事易成今此輩紛訌未已萬一外寇乘之其患可勝指
述哉伏望台垣暫秘勿宣黙以意授圓機之士令其覘
勢揣形徐為銷解之謀毋俾養小成大則東南幸甚幸
甚侍御尹子閒相扣質知所得本末更詳倘賜清問彼
必不敢隱實也冒凟鈞嚴無任瞻遡悚息之至

與曹侍御光書

僕聞執事高誼舊矣平生所敬信惟貴鄉澹泉公乃澹泉固通執事行事甚悉僕誠願執鞭往從不欲以形迹自拘阻也又詢執事在臺中持法紀甚峻既為中寺豪室所嘖哆即於時要人復簡交疎與任繩墨自捷閉薦紳輩故鮮悅焉僕雖素昧交覿然執事處心行已居常數得其概似云屬者僕供撰近列性顓侗伉拙不能丸合於時中外貴人指惡紛藉而僕漫不知之好進者因伺間媒孽求所仇嫉足比並宜施漁人之計者無若僕

與執事之偶相并者也故捷出不意一下石而兩擠之
幸皇上天地之仁不令被彈黄雀終飼螻蟻故二人竟
脱重譴其亦岌岌乎危矣僕時即欲一明辨乃實以釋
執事無故獲黨名之累猶恐批引連類上傷主心下卒
不免犯勢觸權之禍故隱忍自誣受咎訕不辭頃疏中
所陳述是已令執事方與僕同仕是都僕分宜投轄先
踵造求傾吐夙昔同難之情乃執事又念僕病不能見
客因枉刺於敝門者凡再僕令病垂瘉禮宜報謁然私

心有所不敢者誠思執事在昔於僕未嘗辱一面之授一語之交而讒者以爲有過從相問之私僕旣俛自誣以遜禍茲復慠然甘補蹈其非則是覆車無戒真中讒口之險詖抑亦徒成欺誑事上者於有證失其宜實之心耳昔人嘗言宵行者能不匿邪不能明其無疑迹僕追惟往事益久不得明宵行者之迹已其容仍循匿邪之罪以自陷於姧詐故僕苟在仕之日決不敢更求執事一識面用實所無有將或人臣勿欺之一道乎竢他

時解官各歸庶幾扁舟攜李展叙平生相慼慕私悰則僕與執事心迹豈不昭然皦白於人已間哉支枕代布殊不罄究幸執事亮之不宣

與陳泰巖編修

僕無似謬通籍於朝出入踰三十年竊睹後先重人無一庶幾古所稱大臣之選者以是往往不見悅於權門僕亦終不敢求悅也第若以嬖奴結深怨則又其最異者耳嗟乎僕抑奚愧於心也哉茲若公之奇材隋珠卞

壁見者宜皆興慕而獨不為時所悅暫起復廢竟未得所致之由豈抑離僕之患邪適接唐金谿使得公上歲所惠書披誦數過神與意交宛若對晤一室之間想見古士風誼於曠世相感中矣士苟行己無慚即何必高官穹位乃可自表見於時以令數重人覆車相望則孰與不振迹榮途者之為安乎計公之材必且自足名世進不策一代之勲退尚可成一家言宣道德之奥發潜隱之光其視但烜燿名位於目前者為效久近宜何如

僕近奉簡書召承南省舊秩之乏已懇疏乞辭免矣方疾伏枕勉起具復不覺長言欲因慰且少見愚情所困積者

與陳兩湖

弟頃觝怒重人以歸遭其讒黨非搆意忽忽未能無少望故因杜迹耕隴不復敢通四方之問然久之不能竟絕止況在仕多年泛交海內士積之寖廣則書尺答往相仍抑其情有不容拒禁者素交故人靡日不勤慕用

於中徒挈然莫可抒寫思以扁舟相過從庶慰饑渴於
傾覿間所貯念不知幾朝夕矣乃迍邅廵欲展無從一
副人生有願不自獲其行迹若此類非身親驗之未足
為紛紛不相悉者道也仰拜來牘知門下東炯相照殆
先得其難言之情已又弟數歲以先世祠墓墜典弗飭
殫其衰禿之力次第稍興舉爰以少間為邑庠校中津
梁及鄉社堂館諸倡修歲為之擾擾棘中重以疾厄死
喪婚嫁諸務纑然與日月相纒糾上春男女二孫竝上

下十齡以長慧性嬌質時撫弄爲娛乃忽夭化於旬月
間莊生所喻人一月開口而笑者無幾若弟直歲計之
殆過耳顧有生恒事第可思古人自釋解豈當爲達賢
啜啜邪然忳邑之久弗宣因夙知不能不動其悢悢讀
手示諄復益信此心相感之同非謾云者茲奉簡書謬
相及呀然不知所自來燭之武所云少不如人老焉攸
用者弟誦之每有餘慚矧敢任當塗舉授所弗稱乎已
懇疏辭免并貽書所知力謝之想當如所請來賜槩不

敢承謹以完璧弟昨偶劇疾令浹旬始克強憊占復困
積殊未究萬一

與劉養旦

日遣僮奉狀訊記室獲承復音再詢雲屏𦂳戎因悉綵
娛多慶經業之傳且有人所謂日享事實之樂於天常
中者公既深嚌其胾矣昨會李石塘公共歎娼忌輩猶
有中憸射之計於高賢者縱彼蠆尾得施果能致加損
汩公所性之定邪僕自笑平生愚戇頃嘗觝權搆訕其

甘心茲舉者必以能點湼人終身所娸孽似無可更明之日矣乃今不圖公論尚一二著白則此為公成貝錦抑安足掛諸齒頰閒哉僕衰劣未堪時用懇辭不獲徒有畚負之懼今且勉暫出少副君相旁取至意俟後徐以情籲何如耳苟試不可安知無矜而諒之者若例以難進之云則豈僕之所能與也

與薛仲常年兄

憶在庚戌之歲與公別之京師矣其時二人者年皆未

衰乃盛氣尚勃勃也今荏苒餘二十年公所成述既焯然足名海内乃弟顯晦碌碌行藏尚制于人向以得罪權重致遭其噬誣甚矣今謬承簡書相及懇辭顧莫之獲勉為兹出其亦泚顏于覆轍之無戒矣乎然以弟之猥劣多疾矧年復至難支强其能以歲月淹邪辱諭及元洲黄涯二兄在仕列弟每比之太白孤配于弦月者然二兄固少弟數歲其求退稍後自不妨弟安能似之也喜聞公神用充茂著作日富有道不即行明其說以

竢後之我信焉其所遺豈不遠且大哉考亭之學令人士將目爲異端矣淵源錄之刻甚有關于世教其功非淺小者惠示沃我宏多矣外委劉君云云悉別楮使促還報遽率未及萬一惟兄亮之不備

與陸平泉宗伯

小僮比還伏拜手教恍若慰對覿於南時者然計陳迹已忽又七八年矣流光迅迫慕道望洋曾彼岸未得一窺其想像假令後此復百年亦祇若今之視昔耳柰何

奈何惟翁高明獨悟塵物不入其胸中久矣心慕聖奧不可即見本來面目邪閒在朝數興歸念此不無着寂厭煩之獘向教中亦嘗及此得非高明之克乃其偏猶有未盡祛與蓋吾儒所以異於二氏惟在仁體幾微之辨其相懸實不出此以令英主之隆賢相輔翊時乎得之良難矣翁負沂温之望上下傾誠以相注謂非行道之時可乎哉正人在位則國勢自重不必竭精華於事功乃為效報輸中之實翁其念之念之僕年至涉勞即

病不日欲為入考之補庶幾一面圖傾悉葢僕失懲前之覆轍復有此出近於懵時昧勢視翁事固大不侔然亦未敢即求去須相見别議之耳兹不暇他叙呫呫遽及此恃相知之獨深也

與茅鹿門

僕昔從漸山先生門得奉公英采繼再覯京師則自謂大濶遊非平生慕用不相違之始願矣久之以愚戇不為先後重人所容避咎而南與中朝士遂稀通請承公

宦轍所指故無由亟入僕訊聞然時時或有誦傳公述作者不能不動其嚮往之懷嗟乎斯亦殆信識之淺者耳古之豪賢相感於曠世之遠讀其文而知意之所存考其事而知氣之所激假令平平自飭無所毀譽於當世此其人不過效鄉原而得其下數者僕雖至愚抑奚置取予於其間哉而況海內高識之士必有不然也公磊落軒四表倔奇振一時世之齪齪者惡足與共槩論則致噂喈於羣口又胡怪其然此在僕私忖億久矣昨

拜所惠寄白華樓藁宂憊中快誦數篇心神忽創然自失豈僕私忖億或一二稍得其近似邪其意之所存氣之所激視古豪賢慷廓之節僕愚不能為之先後也僕無似甘作林藪中廢擯人矣乃年至而簡書忽被懇辭竟莫之獲勉為近套一出即且復將乞去雖時非曩昔比然於物過時乃采已恐失其芬秀況僕本蕭艾之為類與公溢辭相期許殆忘燭武之不如人而又未計其老之難用也偶過從倦歸適賢郎以促楫告燈次占復

未萬一

先翰林府君行述

嗚呼我先考於潛司訓贈翰林編修府君以嘉靖元年壬午秋七月二十日遘疾棄諸孤於浙中明年反匶歸葬伯兄奉狀丐銘宗衮宮洗公褢既得許矣會宮洗公趣還朝無幾竟卒京師銘是以不果成焉後十有三年甲午不肖臺睬先窆弗吉乃用是年正月五日改厝里西員唐山之原又迫弗及治銘嗚呼痛乎我先君隱行

潛德足章表於世衆矣不肖孤行能惡穢無以光闡幽
沕令泯泯至今日不孝之罪無所逭兹弗弔遭羅孺人
之變欲從古合葬之制卜冬十一月十九日將謀啓先
窆竝附用敢茹毒述行事祈銘立言君子按先系尹氏
出周卿士吉甫至漢世平陽之族最顯盛其後支遷房
邑我始祖鄱陽公濯奮績唐季以觀察江南西道肇自
房遷洪都鄱陽公孫彦成公當後晉馬殷之亂徙避身
迹爰建家永新之勝鄉至十二世祖宗叔乃又遷今還

古里我高祖帥正府君諱孟端敦行茂朴遇陷弗擠曁曾祖環溪釣叟府君諱浚遵德擾義知命能遜咸以長者之行著鄉閭逮我大父曲塘逸老府君諱相以哲修迪己禮訓範家從邑先正太守戴公大節及曾祖母舅李公介福學丱角游庠校故順德太守蕭公翼一見奇之許妻以兄之子則我太母蕭氏實歸焉乃成化戊子二月五日我先君誕于外氏嗚呼先君諱爽始字亞荀後行人劉公袠爲改曰用晦先大父舍後多竹先君每

低回留憩其間取竹可以厲操秉也因號竹庄居士臺幼無聞知則嘗耳諸父之言曰先君自為兒童已能不戲侮嶷然類老成人長授之學無苦謹出入進退不假師嚴孝友恂誠肫然出至性也大父既業儒弗稱志每譏章句不足以殖身又大母中殞背而先君哀慕旦盱幾不能自活大父遂憐之不欲强委以學年十八尚浮沉無所成已乃忽自恚曰吾猶可名人邪吾弗學竟墜溺矣即閉戶卻游往取帙籍呫吟日夜久之通誦諸經

史旁涉百氏之言得其領要閫外太父山立先生教人有成造往攝衣從之不數月悉穿貫其辭義稍出所論辨外太父弗能難也乃大咄稱弗及而以我太孺人許室焉數歲充校官弟子學憲莆黄公仲昭發策試諸生以紹興諸將不能克復中原為問先君條議陳答首病高宗闇春秋之義信讒邪而斥忠賢致左袒弗舒北轅卒縶蓋黍離東遷建炎南渡衰咎之成有自來矣諸將曷效力焉黄公手其文大異之會糊名未折詢諸學官

曰向少年白晳而羸者得非素名士邪遂以先君寘上
列補邑餼員自是每試未嘗不先諸士名聲日駸駸起
游門者動四方矣宗伯無錫邵公寶視學尤首推先君
文行兼長謂諸邑士莫或過之司寇仁和沈公鋭時副
臬江西求士為其子師邵公乃示先君名且戒曰是生
守己堅慎儻徑以公聘往欲其至難矣兹吾檄令赴白
鹿學會公因道迎之可耳沈公如其計屬廬陵令柳侯
尚義嚴書幣介紹先君遜弗敢受入見邵公以疾白邵

公强諭意乃不得已留臯館未數月竟謝去沈公由是益敬禮比行餞之詩有浩懷磊落官天地之句云先君七試有司終弗一遇合歲賓舉罷人無弗嘖嘖訟抑屈者先君顧裕然一不以動志年四十二始克如例貢春官是時相國湘源蔣公晃為學士得先君所試文大愕曰有士如是奈何弗進士邪取冠諸貢士又試銓部而太宰京口楊公一清稱惜亦如之二公咸勉使卒業成均即解舉豈難致也先君白以親老思斗釜之禄代力

養於是遂得吳縣學訓導是時吳諸大老引罷居家者
林如重先君學行率相游往特改敬吳士考德問業者
又咸以得師自忻愜閒嘗植數柳門側指示諸生曰夫
材敏教猶樹敏植也吾旦夕自是則恒私懼惕矣諸生
退息其下不思致力於學可乎聞古有言學猶殖也不
學將落故是柳雖易成然使或戕而撅之則夭閼莫遂
其性夫學貴及時而有功也不猶是夫吳士聞先君誨
益争自勵剔矜志業而茂進往者彬彬然著見乃後有

即柳所蔭地立教思亭作思游歌以詠先君之德司諫陸公粲盖記其事碑之云居吳踰五年丁先大父艱以歸制㴱改訓杭於潛學於潛地僻陋鮮材先君弗鄙蒙其士相與講劘治心理性之要士翕然化嚮之每悦其地多佳山水無舟車衝擾煩接之勞曰豈造物者欲以是相遺假邪故嘗大署所坐之齋曰士朴而僿少文而近實吾樂其教之不咈其山川窈兮若紆繚曲兮而可娱吾將託焉以寄吾吏隱之廬閒形之詠句未嘗不陶

然滿志也先是學師廨有久圮不居者問之則曰祟藪耳後至者率寓學膳館湫然甚陋隘也先君居他膳廨數月矣同官後至者方以其家孥隨先君嘆曰彼挾孥來也膳館之隘惡乎居幸吾孥弗即至吾修圮以竢之徒讓不其可乎亟出所居善廨畀之而修其圮者以居或勸曰圮修而可居也如祟何先君笑曰儒者不惑怪謂能明於物之故也夫徇己便而忘人之患是居身之大祟矣即吾免是他祟何畏焉竟修其圮者以居踰歲

忽得痁瘧疾不再旬良愈乃作遣瘧鬼詩以喻意又數日疾復作弗瘳遂阽於大故春秋止五十有五嗚呼痛乎酷哉先君為人得易之時書之沉潛樊友詩之羣禮樂之順以同其説學若五穀食人期於飽而弗厭為文布帛辭絢采尺寸可以適用其處人御物則若翏風施衆草不惡其披拂也澤受潦水忘其垢納而汙停也其守身訓家近於不嚴而治不肅而成者矣斯言流於人人者非不肖孤所敢誣述也先君所著雜詩文數百篇

嘗手錄藏之曰覆瓿集比不肖孤稍有知每竊窺誦之
先君誾憮然曰是故不足訓傳久遠徒令兒輩私慕效
成其靡伎耳取所錄悉抵之火以是生平撰述十不一
二裒存云先君生不肖孤三人長奎邑庠生娶北城胡
氏次即臺娶東里周氏封孺人又次塾亦庠生娶學南
李氏孫男四人曰長民年二十六以死曰覺民定民咸
授室曰淇尚幼孫女三人曾孫男二人先君没之後十
有六年不肖臺始克以職業事上獲推贈如其官制辭

有美稱焉嗚呼先君砥學修行勤苦當年自好乃坎壈學師儒中竟湮邑齎志以終世而年又弗及中壽懿厚無章天之道葢多舛矣不肖孤不仰徼名賢之文垂勒元石圖永久以與聞傳終天之恨曷用自泯塞嗚呼仁孝錫類君子其必哀憐允所祈託矣謹述

先太孺人行述

先太孺人姓劉氏諱恭儉世家永新夏陽里嘉靖二十四年乙巳閏正月二十六日棄代于我先廬壽終七十

有二不肖臺忍死謀之伯氏卜是年冬十一月十有九日戊寅合祔里西員唐山先君子之墓右嗚呼天乎臺不幸少孤既偭墜先人之教惟我太孺人實提誨朝夕以長以育矱勗有徵成乃臺材行卒隕穫無以大光顯茲志猶圖少奮厲不終沉霣庶曰其式有覲究何期弗弔于天遽溝蒙大酷禍嗚呼非天特酷之乃惟不孝崇釁戾厥躬罔攸逭厥罪用速茲愍降寃毒中盡靡所扣雪乃猶黽勉顧大事强視息至今日茹哀飲悼述次先

德祈不泯昧於無窮嗚呼痛忍言之臺少事先外王父

獲覽所系叙曰吾劉葢出宋丞相楚國公沆上世繇邑

後隆里徙今所家自外王父之祖南陽隱翁諱稼考竹

軒居士諱隆竝隱居不聞仕至外王父諱端字國正始

以易振業膠庠四方師承之學者稱山立先生云配外

王母龍氏舉三男二女咸中夭成化甲午七月二十八

日是生我太孺人抱淳稟真懿質夙成長閑女律凝然

德備葢年十七始歸我先君子外王父嘗語臺曰吾何

以識爾父之賢而有爾母之許邪夫㳺吾門而信之久矣嗚呼爾母殆性成然哉其宜爲相爾父於有聞也自五六歲時吾授之女訓誡諸傳記長猶能通誦之觀其言動知所誦習者旣服之身也又曰爾母歸爾家戢協以和中外其始也宗戚稱之無間爾王父之稱之也其旣也鄉黨譽之無間爾諸父之譽之也又其旣也遠近慕嘆之無間爾伯昆羣從之慕嘆之也嗚呼吾弗嗣命也有爾母以託吾志今老矣悼爾父不及與偕將其賢

之莫遠著也小子念之巳又聞之諸母言曰太孺人之始歸也汝王母既即世每以弗逮養為恨歲時追慕踰於所嘗左右者也其事汝王父雖介婦而事巨細咸經之弗勞怨方艱窶無盈業乃能勤劬日夜潔蒸禴之饋而備滫瀡之獻以成而先君子之孝敬爾王父性嚴峻內外斤斤如也築室曲塘之墟僅數楹太孺人在閫闑之內裹言一無出者聞大人徽讁怒雖外事不中涉必惴懼竟日故汝王父嘗曰自吾有是婦而事無或逆志

矣嗚呼其慎備婦德邪夫是數者臺不肖嘗耳熟焉乃猶一二獲及知者方先君子之訓吳也以書迎王父弗往太孺人跽堂下泣請王父乃紿曰爾第挾諸稚往吾其後至也既乃卒弗往太孺人語先君曰大人懼君以養故累教業今吾歸代養可乎於是先君子因憮然思棄仕王父驚聞之乃決往太孺人私懌曰吾食可無噎矣孝誠之至知者歎難之其後終王父之喪哀毀過制人尤以為訓云歲壬午天降割于我命先君捐諸孤於

浙學太孺人以先匶歸悲苦甚瘁時家指盈繁歲穀踊家人至缺食太孺人罄服珥出折閲雖在棘隍未嘗一色愠念外王父母方老亟迎致躬養勺飲匙飯非自執弗進疾病衣帶不解既止乃復常外王父母捐館舍期哀及除猶禫練終三年或以禮勸曰吾悼死者之弗後也且吾夫氏之喪既更除吾以其餘竟吾私曰禮之變也不可乎反虞卒哭櫝主而龕藏之台臺兄弟世無忌祀守也於吾志庶免夫初先君子之葬從王父母祔也

已視弗吉臺得諆改窆而王父母之墓未敢即議卜太孺人泣曰使二墓弗併圖化者庸安於新壤乎於是臺日夜以應積歲至甲辰冬始克遂改令窆太孺人泣以喜曰吾願蓋得矣平居最謹祀報每蒞事必通夕弗寐終其身無怠家族咸則之嗚呼孝思之永非性成其能然邪慈衆惠物無間疎近見困急者雖方歉匱必損酌以周赴之然自御至儉省在禄仕不改貧微時含葵曳崩泄如也誨臺兄弟每詳及先世艱閔之事曰夫惇勤

基本所以垂德也知命不可違而安之若固有所以裕
志也爾前人實行之若可有他慕乎暨臺領薦於鄉家
人咸以慶太孺人泣涕霑襟曰自吾為爾門婦知後之
必有競也顧上世積德勤不及見是子之幸成吾獨不
槩然邪數歲臺官翰林大孺人羸弗能就邸迎命伯兄
數貽誡曰爾何修致是固爾前聞人之數遺耳勉思所
宜奮以圖光揚於有究斯可已勿用吾故時惻惻也會
再歲臺以郊廟覃恩太孺人獲被封寵于姓並觴壽太

孺人愀然有深思曰吾生人之與於華也死者有知庸
將自悼其弗及矣吾奈何獨安之後二年臺因使事得
省覲留左右弗忍去太孺人趣之行曰兒為天子近臣
安得以私顧累官守勉臣節以報上即吾有離憂不志
樂邪於是臺報命居京師一年得請告以歸又明年復
以病請得允焉太孺人覘其志乃不欲數强使行也嗚
呼何圖不再年天罰荐加太孺人遽遘疾不起以速於
大故天邪神邪仁者宜壽而戴白含飴耄且弗衰者何

人邪數占之弗以示筮問之弗以告巫祈弗信其禱醫藥弗濟其效倉皇叫號上下無所控籲嗚呼天胡弗亟勦絶不肖孤以示罪乃上延逮於罔極而猶言猶食惝怳憒忽不知所如往以俛偃苫苴者何人邪日月徂遷卜祔有期痛先行隱在窆閨莫與游揚非藉名世大君子之言將恐沈没黯晦無以迄章顯是敢刳心刺骨匍伏以丐志幽壤庶永永有詒於奕世嗚呼謂天蓋高不足申吾慟矣謂地蓋厚不足浹吾涕矣舉號頓踊瀝血

攄述終九死而無以導吾之慼志矣

祭羅文莊公文

於戲自孔孟之學不傳寥寥千數百載以迄於宋氏二三大儒崛然中起以勤以翼出而舉之於既墜伊洛引其端建閩擴其緒然後往聖弗紹之絕學始可得究其卒致矣在昔先民豈鮮斯慕高者既騖於空玄下者乃溺於術數故二氏與百家得抵隙而投據俾吾人之性宅失昭廓之宏宇徼斯人之為功其誰與階升而庭處

嗟令視往可稽其來不啟厥先我昧孰開明有天下以道治歷百八十年而迨兹何名賢之繼作迄罔佐治於康熈紛異説之昌披交醜正而攘辟哀歧道之靡踐覆毀志以從夷援悟覺以修証昧衆目於糠粃指聖途於狹邪甘攬轡其從之昔高髠之懸世歎禪盛而釋衰曰繇迦葉至勒那訖達摩與忍師中間法旨之屢變暨南能而盆莫支泯定慧於律戒執無念以自持視馬鳴與龍樹孰别文字之信疑彼服其教於有就尚審擇而知

斯何誦聖以遵慕反背軔而遠馳排垝垣以自伐忻餽
寇而齎資寶康瓠以期街棄周鼎乎荒溠偉夫子之高
覿抗千古於睫眉悼往哲之既隱莽蕪轍其焉窺遂解
税於方丈謝鼎鉉之光施辭冢揆於再召邈世垢之溘
遺振冥鴻以猋舉感威鳳之苞儀羌潛心以密究思總
世之般離謂心性其一原必義精而始徹茍精義之弗
至夫孰識異名而同極彼混性以求心固釋氏之久惑
曷詆佛以明儒乃信謬而崇惑爰著記以明本亦揭辨

而示則隄奔瀾於横潰弭百川之蕩析摽洛閩之遺矩
黜衆言之淆雜秉一心之獨苦世庸知夫子之所惻謇
愚生之顓侗荷甄陶之每及示顯德之周行枉尺書而
逾答勉厥奮以卒志云道匪天高而不可級拾撫明訓
之默存誓孤誠於蝨日何此生之希覯終罔獲摳承於
昕夕已矣乎道將阨而文喪天不憖余之哀歎世徒欽
夫子之德盎蹈往賢之所安抑詎知夫子之道足補皇
極之未完宵玄化之莫問悲儀刑其奄還念不亡者之

永流猶可勵鈍而激頑傳易名之既稱知儗似其猶難觀川渟與山峙信我道之弗刓陳絮酒以申奠仰新墳之嶾屼悵往慟之弗追叙余衷之汗漫唯夫子靈神在陟降尚俾吾道日盛乎宇寰則庶幾彌綸斯世之曩業不徒隕蒼生涕淚之汍瀾也邪

祭李少卿文

於戲連城之璐不産部婁之崗合抱之材必徵鍾岱之陽夫物視成於所託遷乎地則弗能為良矧賢應類而

出孰云不基乎詒翼之藏繄先生之耿造羌蚤甄乎義方厥既有我翁之格模又克孔厚其天常故孝友之稱施並名行而播張馳鞅乎藝文之囿擘轡乎道德之場蓋所積之炯淑包衆粹而皈章用能成家訓於搆濩掃末習之眯糠爰躋顯第於英齡肇獻資以庭揚遂通省於司馬昭令聞之顒卬抒靖恭乎夙夜逦講式於宫墻宜其學愈精於龍錯望益隆夫珪璋佐茂秩於祿勲躡亨路之崇昌陪卿月乎中垣挈庶尹之提綱人固謂賢人

熙奮殆皇轍之有匡夫何引鴻翼以猋迅忽寥廓乎高翔或又歎逸羽不縶乎矰繳必俟時以儀日月之光孰意沉駘兆祟而先生遽遘厲虐乎膏肓於戲已哉哲士不可作矣余焉究神理之茫茫嘅徂夏之方仲先生來省我翁於邸堂歡綵娛之既洽樂倫聚其未央曾相越之幾何欻冥訃之我將唯古稱自立於不朽固無預有生之短長觀先生今日所樹又奚年數之足計乎彭殤其義承通講哀切云以惴臨穴之莫及聊寓情於絮觴

踸陳詞以告奠雲衆涕之浪浪蓋始為我翁慟終則致仕論之永傷也

祭提學副使白崖公文

於戲正德丙子余甫齔童覿君吳下君齒盇同乃先宫洗釋憂吳過歎先君賢師校轗軻二父並憐對摩二稚余時與君佩觿託契十年睽逖各成藝學歸慰盍簪意氣横薄余謬先薦君踵奮興曽不踰紀澤射咸登詞苑余濫君既懌喜君拔會場余掌私抵二十年餘榮路互

翔我入君出如鵠飈颷君才焜煒干將爍燿我鍔摧蝕
竊映未照崇崇蜀臬岳岳粵藩績蜚炎海威肅劒門迨
歲癸丑君旆南來揖余青署君顧為開是時有謟視學
舊蜀君辭以疾鴻逵軒躅暨余謁還松楸伊展君顧余
廬色笑再餟余告君別君不余遐訂余後覿白首毋瑕
誰言是秋君疾遽劇沈駘兆禍膏肓祟魄嗟人生世迅
若驚雷其修孰論君促奚怨唯天畀才鮮遘其良磊砢
如君不永衆傷鄉邑之思宗祊之悼余哭竟阻千里目

弔東冐寓奠炙絮緘詞君神無昧庶幾聽之尚饗

祭陸東湖文

於戲公之望重乎朝廷也翊衛權綱足以耀雷霆不震之威公之功盛乎社稷也寢折逆謀足以遏龍蛇欲起之機夫望以才重故下久誦之而弗衰功以忠盛故上篤信之而弗疑茲其振一代之偉問受九重之深知官尊太保參三公論道於鼎軸謚昭武恵列五等分爵於常彞益榮公之生所以章朝廷之優寵襃公之死又以

報社稷之匡毘自古鮮榮名之兼受於今邁文武之等夷公誠謀猷允裨乎邦家事業無競於當時者矣天胡弗弔莫我憖遺壽胡不永五十中隳徒以動宸旒之盡悼乃至交冠紳之涕洟某自通籍獲幸追隨禁垣再紀法從陪馳忽南國之訃告杳山川其間之跂千里以懸慟寄一奠於緘詞尚英神其不泯庶髣髴而歆思尚饗

祭大司成東廓先生文

於戲道阻狹邪人背周行裂小智以鑿坯夫孰能履蹈

乎大方偉先生之恢廓信廣度之難量騁九閎其無畔
掘八紘以為綱剗千岐於成轍遏四瀆乎濫觴貫中和
而兼總允仁義之張皇豈非挺一代之元鉅負萬夫之
魁望者邪昔陽明倡良知之頓見和焉者徒眯目於粃
糠考先生所論辨信一顯微而合道常推應感於無始
斲人我之並臧苟大德其匪踰閑抑奚校乎細故之曲
防抱休休以無競揭渾渾而厲將故覿之則暴革於誠
服依之則狡化於忮忘愍時俗之儁脊矜片善以自長

勦徹聞於荒忽襲剽説而炫揚睹先生之博大幾何不
震掉而仆僵誇河伯之秋水望渤海以茫洋浮魏瓠於
江河庸詎思一葦之可航盍知德者之誠鮮固宜先生
韞閟其靈光徒使雍衿慕遵乎儀矩詞豥誦法乎文章
孰識在天者之不息乃先生所以為不忘紛吾二三子
之幸久炙差髣髴僅窺其宮墻念自古一死之誰免胡
為雺余涕之浪浪慨哲人之間起亶世教之攸匡雖澨
焉不與化俱殞乃逝矣終同斂乎形藏彼蒼不弔遺我

盡傷瞻遥江漢慟寄雲霜聊緘詞以述往悲此道其迷陽愬深衷於一奠歎神感之未央尚饗

祭雙江聶公文

於戲大江之西哲賢代起炳炳烺烺耀聲光而焕名業者其人槩可推指矣惟公抱揭一世之才懐尚友千古之志生乎盛明之朝既逮覲弘治諸公之表刑長乎節理之邦又浹聞廬陵先輩之風誼故其學之所就不苟倖科第以成仕之所期欲大溥功澤於斯世兹公童白

之獨汲汲天下士大夫所共信識其素揆者也中間事緣勢阻則屢阽竒禍不一悔道與時適則老躋穹顯猶恨欲為之靡遂挺乎若松秀冬林霜雪悴之而柯葉無改浩乎若雨灌秋河波濤萬折必決滄溟以東逝葢古豪傑之士無所待而奮興若公其人夫豈千百可覯乎一二者邪慨聖塗之日岐莽周道其榛穢嗟後儒之鮮識蔀百家而互蔽恣功利以搤腕紛詐巧其攘臂世有厭積陋而思反欲力振閎廓以踔厲矯先正之實蹈削

漸級以頓跂故高或混虛象於立景徼或引自性於禪諦緊公耿孤心其良苦爰折衷以歸寂之一義曰老氏本虛靜而觀復殆庶幾大易之深旨葢屢困不失其亨因自驗精明之愈勵迨幽圜室而日事講求猶恐兹道之易失墜雖卓睹既起於衆矚目敢卒信聖詮之果符契然遡其大本所著流又豈末學謏聞之可窺諦其等辱公牖誨有年愧未能黽勉而馴致乃令其忽已矣誰從公鞭駕以歷游乎無際意精華降陟之遺存尚可感

攝乎殊類儻吾二三子仕學默有所最成庸詎知非公

夙興之攸畀矧其不死者在天壤間將併聲光名業而

無泯敝吾徒胡為哭公其徬徨誠盡傷斯文之莫託寄

公神尚有知乎盍鑒千里微忱於炙絮尚饗

祭羅念菴宮贊文

於戲世之正反非道孰為之綱維道之行止非人孰為

之握持故天欲世臻平治必使道寖明而可興行欲道

不終晦必生哲賢以作世之表衡繄先生之間挺當孝

皇之景造應吉郡之昌符開奎躔之月耀幼而靈恂長
而端凝奉庭訓以式穀亶師承之夙膺譬荆山美璆韞
貞璞以自媚鄧林穹植受匠石之斵繩故能岀世俗之
滓垢致德器之蚤宏迨夫弱冠掄魁中齡名用荷聖明
之簡知列儲垣之法從人皆欣正士升拔庶幾邦國可
俾之default黙乂凡諸正理參調人材甄叙苟得斯人久立於
朝當卜上下更釐之弗戾曾未幾何事與時擯抱忠猷
而莫宣執孤是其疇信睠吾道之既窮抗道鶴以力任

開蓮洞之邃館理松原之幽徑示無欲以肇聖基感朋
從興起之日盛人見其沉潛之德溫淳之氣廉介之操
邁往之志彝鼎不足比重圭璧不足喻粹濯江漢與同
其清皦霜雪與並其厲故即之者神竦聞之者心企矧
若素交之英髦及門之衿佩乎聖遠言湮道術日岐高
者造雲天下者混糠粃飾良知以自詭昧聖敬之攸躋
俾先生之深践獨春陵之與師守無極之貞靜包萬象
之森披諦混沌之有物驗虛感之無思故能齊隱顯於

一視迄死生不得與之變移乃今日葢棺之事定可以信千古而弗疑天故無意斯世使先生奄隨化而弗憖遺於戲哀哉嗟予檮昧蚤託心求論學南北矢志交修雖仕處之跡不皆并然心之往來詎間乎得失之與欣愁南都相望二千里恒髣髴若接謦欬於嬉游猶期振元策于末塗共白髮以夷猶寧知事不可常揆天不可預謀愴訃聞之忽至涕氿瀾之莫收遡長風以洩痛傷白日之西流逝者固知其不卒溘泯生者安得忘世道

之隱憂恭博觀乎一世孰有似先生而堪儔黯拭衿以
難述聊憑絮酒陳詞往寓告夫荒陬尚饗

祭湯卓齋先生文

嗚呼世有航勁葦之檝浮江湖而莫將駕峻車之輮曽
不得以騁於四方輿四壯使守閭兮惡用乎騏驥騕裛
之良蹶寶鼎以柱騤兮又何康瓠之足侈臧紛先生之
磊宕兮傲一世以自奇抗高論於無際兮軒百夫而揚
眉涉六經之泓奫兮探衆說於緯纚觀上下治理之代

更兮睨千歳於一時爰採紀録之英實兮發孤論之韡葩雖世莫獵其茇郁兮信吾言之不譁彼按劍以相視兮固宜簡珠之墮乎泥沙夫其遘數之轗軻兮亦奚達士之足怨嗟横一經於講幃兮志不違乎儒生之故使道明而人服兮何必牙纛之與冠距乃知先生之所遵蹈兮誠自古賢哲之所慕彼焜煜華要於旦夕兮較丘山一羽之孰堪為任負剢有子以翼譽兮攝名邑而播芳績煌煌於政刬兮行將躡天衢而跨張遺文傳於後

生兮世稱久而寖彰其所與先生不俱往者抑豈能盡斂以歸藏已焉哉先生雖濁涅以游清幽兮宜捬髀而含嬉躋壽考而令終兮孰高朗之能媲念世路之譏讒兮喟典刑其曷追拔絮酒而墜潸兮蓋匪獨為先生慟抑以悼吾儔之衷私嗚呼尚饗

解王子哀文

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翰林編修無錫王子懋中卒於時同館之友得會哭于次者十幾人既為文

合祭之明年秋八月余至京師十幾人者哀王子不可復作賢而不得其年也咸謂余曰子知王子得無辭以叙永傷於戲余頃過無錫升王子之廬撫其木哭之益慟焉已而歎且思曰天之於人其可以常意控揣邪壽也天也吉凶之相擾也既不能並出一軌則或然之數與適然之變人苟遭之固難可形問數詰矣顔冉之不獲乎天豈非有章章著白者而獨王子之賢之足慟與於是援天人之際反覆其故為文以解王子之哀以復

諸館友抑以自解余哀云耳噫何芒乎天者吾不知其所存命者吾不知其所致善胡爲而福興惡胡爲而殃至生者其寓留乎死者其往休乎壽者息而夭者游乎知者從而愚者憂乎賢者安而不肖者讐乎已乎已乎生之與死旣莫知其自來則善惡之趣吉凶之應知愚賢不肖之棼泯相求亦莽莽焉已爾芴芴焉已爾夫孰察其究取之由乎唯天與人間會其所值於是善惡之互出知愚賢不肖之叅錯殊類而生而死吉凶夭壽皆

特然若校乎左契以為天之固若是也人當修為以勉企噫其然乎其不然乎天之為天者不變命乎人物者棼揉并施要未可以猥索而窮辨是其為莽莽芴芴也久矣尚何無情生死之足疑眩故或蕩之而旋沫或鑽之而出燧或蒸之而成菌或洩之而感蠣金膏之鏞含其輝玉韞之璞耀其媚雲霞煥氣以吐文雷雨觸空而作厲彼物化之顯藏已難影迹之捉系矧生死儵寄於其間又奚人意之得窺諦覽壽夭之差惑思吉凶之糾

戾徒歎古而傷今誠壹不知大化之攸畀即王子之賢而弗憖三十八而死一官吾曷從問其所迄致乎天生之不能成乃又遽奪而奄止將元宰之司授生者不尸其死乎抑生死循環於穹覆天者不能為之所乎則所謂莽莽芴芴莫識其究取者吾誠不能數察而形指矣夫以生為樂以死為哀是徇物之膚情也庸詎知哀樂之不存乎生與死邪以永為壽以不及於永者為夭是私身之迷見也庸詎知壽夭之不存乎降年永不永邪

王子既免於是而吾猶獨哀且慟焉則不能達生死之無累遵夭壽之弗貳又焉足以知王子之賢吾將棄吾哀捐吾涕招王子之冥漠而觧之以吾意庶幾王子之儻我然乎為之歌以誶焉曰天降地升大化隨死生旦夜轂交馳鬼伯聚斂亡賢愚壽夭更迭何常推已矣王子今焉悲

洞麓堂集卷六